

走的

On the Move

刘索拉

——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

刘索拉 / 著

hina

azz

● 昆仑出版社

行走的刘索拉

——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

刘索拉 著



996322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的刘索拉——兼与田青对话及其他 / 刘索拉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1

ISBN 7-80040-554-0

I. 行…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828 号

书 名: 行走的刘索拉

作 者: 刘索拉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雅典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wyeb@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艺文印刷厂

开 本: A5 (148mm × 210 mm)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9.875

插 页: 25

印 数: 20001—26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80040-554-0 / I·414

定 价: 29.00 元

代

序

我希望能像音乐般言语

古波斯 Sufi 诗人: 哈非子 [Hafiz]

译 / 刘索拉

我希望能像音乐般言语。

我希望能把游移的田野放进文字

让你能用身体紧贴真实

与之共舞。

我尽力用这粗糙的刷子，舌头，

与光来笼罩你。

我希望能像神乐般言语。

我要给你那丰厚的大地与天翼之节奏

像它们那样松弛地旋转，

松弛

紧贴上帝的清醇呼吸。

Hafiz 要你抓住我

紧贴你那珍贵的

身体

舞蹈，

舞蹈。

有天打开古波斯诗人哈非子 (Hafiz) 的诗集, 见到这首诗, 觉得它非常性感。哈非子是14世纪的人, 写出来的对音乐之感受早超越了神秘, 且充满了生理性又富于挑逗, 性感得使赤裸裸的“贴面舞”都望尘莫及。这首诗让我听到波斯的手鼓声, 看见长长的手指摸着鼓皮轻快地抖动, 打出来的音色照我们录音棚里的行话说, 不用调也是“湿”的。那种鼓一响起来, 音乐的呼吸马上就在耳唇间, 不由自主地身体就要往看不见抓不着的节奏那儿贴, 要舞蹈。性感不等于性。你一旦感到了, 抓一把到处都是。在节奏里, 在声音里, 在松弛的呼吸与动作中, 在身体里。好的音乐往往很性感, 真实、无矫揉造作、无包装、无掩饰、松弛。

松弛就是那个“游移的田野”。

很多人觉得作音乐的人很幸运。尤其是外行人, 要么觉得作音乐的人好像天天在开联欢会; 要么就觉得作音乐的人无形中天天都在和神仙对话。作音乐的人自己有时也爱瞎掰, 人家一吹捧, 自己也信了, 其实真能“贴住上帝的清醇呼吸”不是很容易。更多的时候, 我走在街上, 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建筑工人。我不知道建筑工人是不是摸着砖头也能感到它性感, 或者想抱着自己参与劳动的大厦跳“贴面舞”;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们音乐建筑工人的不同只是我们对建筑物随时都有要“贴面”的感觉, 因此在干活的时候, 老是过度兴奋。就这么点差别。

这本书是应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小侯编辑而约。最先主要收的是我与田青先生的对话, 又附上几篇采访式对话及

讲座记录。谈的主要是音乐，也主要是我这十几年在国外生活和干活儿的一个小侧面。看了看，大都是蓝调爵士乐之类的话题，多看了就有点儿贫，也怕会有越说自己越信之嫌。收了一些照片进去——加上唱片，成了“多媒体”，生怕读者多费脑子；但后来侯编辑一看，说是浅薄了，又怕读者觉得不够深刻，于是请了田青教授百忙之中再添几笔，田青就加了一堆横批，于是书中又多了不同角度的“谬论”。在我看来，田青这人当“汉子”的成分多于当“理论家”的成分，他总是刚深刻起来马上就感情冲动。作音乐的人，就是不能真深刻起来。怎么办？读者要是再不满足，我们也没辙了。此书能出版成这样儿，当然首先要感谢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的小侯编辑和小侯的首长们，但我也要特别感谢鲍昆先生及他的同事们对此书在出版前后的大力帮忙。哥们儿真是辛苦了！

话说回到音乐来，哈非子真是说了一句内行又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打死多少音乐家也不见得说得出来：紧贴真实与之共舞（……hold Truth Against your body And Dance）。

智者听音乐就听出真理来了，我们作音乐的人其实倒常常不知“紧贴”着的是什么东西。

闹了半天，活着就是那么一点点儿事情。

刘索拉

2000年6月于纽约



Contents

代序 / 1

音乐不仅是声音 / 1

与田青先生对话◎

即兴音乐与个人意识 / 75

在中央音乐学院与学生座谈◎

我已经选择 / 153

访谈录【郝舫·原载于《今日先锋》】◎

蓝调、说唱及其他 / 181

访谈录 / 根据美国华语广播录音整理◎

蓝调之缘 / 221

美国黑人音乐漫谈 / 249

文化不可交流 / 279

即兴之谈 / 291



Musicians not Only Sounds

音乐不仅是声音

◎与田青先生对话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篇关于音乐、艺术和人生的对话都将凸显它的重要性。刘索拉和田青都是对中国文化艺术有所贡献的人，用任何漂亮的词语来形容他俩的才华和贡献都不会过分，但这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这不仅仅是谦卑。刘索拉和田青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相对而坐，一杯清茶，一曲音乐，话题自然而绵软，但我们却在他们轻描淡写的对话中听出另一种味道，另一种思考。

——编者





音乐 不仅是 声音

田 | 青 | 与 | 刘 | 索 | 拉 | 对 | 话 | 录

音

田青→前些时候听了你回国后搞的那场音乐会，就是那场“刘索拉与她的朋友们”，有些感受。这是在一个爵士音乐节上的爵士音乐会，但听了后却感觉与一般印象中的爵士音乐不完全一样。那么，我倒是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你找到了一种把爵士音乐与你的母文化、与中国的传统音乐结合的东西，而在这种把中国音乐的精髓与西方流行的音乐形式结合的同时，你还没有忘记你自己的个性。换句话说，你似乎在保持和张扬自己个性的同时，找到了一种把东西方两种不同音乐概念和形式融合在一起的一条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但从另一方面说，正像你说过的那样，它又是一个什么都是，同时什么都不是的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也许，在场的西方听众，会从你的音乐中听到一种他们认为是东方的东西，而对中国听众来讲，你又带来了一种能够震撼他们的、来自西方的东西，所以，我很想听听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而你出国之后的这些年来，在音乐方面你又做了哪些思考。



刘索拉→其实，音乐是一种特别不能掩盖的东西，尤其是我做的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爵士乐。对我来说，爵士乐不仅是一种音乐发展的特殊手法，而且还是一种生命哲学。爵士乐是不能骗人的。一上台，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声音。因为它不是事先设计得特别严密的。虽然我的音乐设计很结构化，因为我想利用爵士这种东西再进行一种创造，不遵守爵士乐的曲式结构，也不用爵士的和声结构，而是用我自己创造的一种结构，和声结构也是根据我的音乐结构布局的。在这种设计好的音乐造型中，我给每一个音乐家都留了空间。就是说，除了写下来的调子外，剩下的有些空间要留给音乐家作较量，就是打擂台。音乐家打擂台的时候，你是谁就是谁，这个时候见仁见智，音乐家的素质就表现出来了。这也包括我自己。比如说，我在一个曲子里面，有的时候可能会写五分之四，有的时候就写了五分之二，剩下的五分之三都是我在台上当时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有的时候是赤裸裸地在表现。有的时候会搭一个架子，乐队的架子都搭出来了，但是我的架子还没搭出来，就是为了到时候我有一个能够表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使人感到特别悲哀的是，经常你会非常赤裸裸的。因为没有余地，没有时间让你假装，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基础。有的时候脑子里转出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时候是谁就是谁了，今儿就今儿，没辙。

田青→我听你说到这儿有一个感想，是不是你到了西方找到了一种能更赤裸裸地、更真实地表现你自己的、或者说可以



把自己完全放进去的音乐？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音乐里，现在也许缺的正是这种东西。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音乐中有许多音乐也有一种即兴性，包括很多合奏形式，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十番”啊、“江南丝竹”啊、北方的“笙管乐”啊。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张扬自己个性的，比如在北方吹管乐里的唢呐，吹到高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自己“海吹”的。但是，现在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中国音乐”，的确大部分是没有个性的，是很难让你表现自己的。那么，你本来是学西方古典音乐的，可到了西方找到了爵士乐，是不是你觉得这种音乐更能把自己完全放进去，更能赤裸裸地、不改样儿地把自己呈现出来？

刘索拉→其实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直到发现爵士乐之后，而且是发现了自由爵士乐后，才发现有这么一条路。越懂得多越发现，其实中国音乐里早就有这种较量。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后来的教育不提倡这个，把所有的老一辈发疯发完了的东西，给记谱了，记完了以后，就交给下边的人，一代一代传下来，说这是大师的谱子，不能变。就这么传下来，可是谁也别忘了，当时听古琴曲，比如说传统古琴曲，那叫什么，“潇湘水云”之类的，还有听传统琵琶曲，那里面含有作曲者的人生哲学，他是在即兴发挥，只不过我们后来把它变成了谱子，而且还要分析，加上词，说这一段是描写大好山河；那一段是描写什么豪情壮志等等。这么一弄，那个曲子的真正意义就全没有了。只有你把这些东西全扔掉，你就听着音乐，想着这是那个音乐家的思维的反映，反映到手上，它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是最有意义的。你都用不着想为什么作曲者在这儿表现了这个曲式？为什么他在这儿发展了？没有为什么，他的脑子当时就这么一转，音符就出来了。经常是这样出来的。那些音乐是与他的神经系统、脑力活动、血液循环、生理需求、健康状况等等全是有关的。其实，老一代的古谱里肯定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只不过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没这么教育。对我来说，仔细想想挺可怜的，三十年来我受的教育，都是按书本和谱子来的，学大师作品，分析大师作品，都是这样下来的。完了以后呢，到了国外我得重新来，重新找。在国内时，我就特别想找到一种东西，能发挥我的个性，可是我在国内就是找不到这种东西，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国外，我觉得我像是在爬着走，一点儿一点儿，一步一步，一个曲子一个曲子地熬，来发现什么东西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能表现我个性的。比如说先从学蓝调开始，学完蓝调以后，才懂得什么是说唱音乐。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特别傻，明明中国摆着那么多的说唱音乐，不懂。以前听说唱音乐的时候，老一辈给你教了好多社会背景分析，曲式分析，然后告诉你这谱子是这么下来的，这点儿是这么唱的，这个曲牌是什么意思，都是学术性的东西，我就记住了。可是我就没弄明白，小彩舞的嗓子为什么那么沙哑？为什么她唱那一句的时候，要带一个滑彩下去，她为什么到后头又挑上来了？那个意义并不是说，小彩舞在这一段表现了祖国的山河更加壮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老艺人在这时候，她要显示她嗓子的东西，她嗓子的功夫就在这里，这是她对那一句的人生理解，和她对那一乐句的生理反应，因此声



我在纽约



音这么一拖一吊，她才觉得舒服。以前没有人这么告诉我，所以30岁还得去学蓝调，去听黑人朋友讲人生。他们告诉我怎么唱蓝调，然后再去体验蓝调的人生观，又得学两年，才能真正进入一种生活的状态。先进入了黑人的生活状态，感到黑人生活状态，反过来再去想自己那些东西，突然觉得我懂了。闹了半天，1949年以前的老艺人，就是这种状态。我当时怎么没直接就这么学？还得跟黑人学，学出来才知道，闹了半天，我们中国也有这玩艺儿。它只不过是调式、调性不一样，说的词不一样，其实呢，它的哲学观和它的审美观都是一样的。民间艺术（它）要说故事，它要吸引人，而民间艺人的生理状态，他就是要用他的原嗓子唱故事，就是在唱故事的时候，他要显示他的原嗓子的力气和魅力，就用不同的技术来表示，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嗓子不一样，所以有人往低了走，有人往高了走。而且他们说哭，说笑，说悲哀，都有一种统一的感觉。再加上民间艺人的生活不稳定性，他们的演唱中总带着他们每人的生活经历留下的特点。全世界的民间艺人都有一种统一的感觉。它就会使旋律特别地丰富，高挑，往下沉，包括像梆子那种高音的喊，秦腔那种沙哑的叫。这里边也全有，但是分析的方法不一样，教育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的教育忽略了它们人性的一面，而突出了学术的一面。于是乎，我们没学到人性，可是一个作曲家的人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曲家先得感觉到自己，人的身体是在音乐里头，而且你的人性也在里头。我觉得那样音乐才能出来。作音乐得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而我等于是倒着走，所以我觉得我的路走得特长，特冤枉。这玩艺儿都是在二

十多岁时就应该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我从小就被教育控制得净玩儿脑力游戏了。我还得重新去学蓝调，然后又发现爵士，还不是传统爵士，传统爵士比较死板一些，是自由爵士。传统爵士的音调特别典型，特别美国化，确实感到还有距离，只有在自由爵士里头，你有所余地。通过自由爵士，再去懂得传统爵士和爵士的人生观。这又需要一段时间。懂得这个音乐的时候呢，我也不能照搬，首先我不能搬爵士音乐，我也不能搬蓝调音乐，我不是美国人。但是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从哲学意义讲，而不只是曲式学和音乐形态，也不能光从学术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是“爵士”，那不是“爵士”。如果你把这个弄懂了以后，其实就很容易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声音。所以呢，爵士对我来讲，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个怎么活着，怎么说话的东西。包括蓝调，其实也是这么一个东西，它不光是一个音乐的东西。

田青→你一开始便提到音乐里的真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本质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刚才我们的谈话还牵扯到一个目前很多人都反省的问题，即我们的音乐教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批评这四五十年来音乐教育。我的着眼点是：第一，我们目前的音乐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模式。其中一半是学习前苏联的，另一半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习西方现代的一些思想、方法。前苏联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除去意识形态的部分，它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总的来说还是西方的体